

煎茶水经

江州刺史张又新 著

故刑部侍郎刘公，讳伯刍，于又新丈人行也。为学精博，颇有风鉴。称较水之与茶宜者，凡七等：

扬子江南零水第一，
无锡惠山寺石水第二，
苏州虎丘石水第三，
丹阳县观音寺第四，
扬州大明寺水第五，
吴松江水第六，
淮水最下第七。

斯七水，余尝俱瓶于舟中，亲揖而此比之，诚如其允也。

客有熟于雨浙者，言搜访未尽，余尝志之。及刺永嘉，过桐庐江，至严子濑，溪色至清，水味甚冷，家人辈用陈黑坏茶泼之，皆至芳香。又以煎佳茶，不可名其鲜馥也。又愈于扬子南零殊远。及至永嘉，取仙岩瀑布用之，亦不下南零。以是知客之允诚哉，信矣！夫显理鉴物，今之人信不迨于古人。盖亦有古人所未知，而今人能知之者。元和九年春，子初成名与同年出生期于荐福寺，余与李德垂先至憩西厢玄鉴室。会适有楚僧至，置囊有数编书。余偶抽一通览焉。文细密，皆难记。卷末又一题云《煮茶记》。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，至维扬，逢陆处士鸿渐。李素熟陆名，有倾盖之卜。因之赴郡，玄扬子驿。将食，李曰：“陆君善于茶，盖天下闻名矣，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，今者二妙千载一遇。何况之乎！”命军士谨信者，挈瓶操舟，深诣南零。陆利器以俟之。俄水至，陆以杓扬其水，曰：“江则江矣，非南零者，似临岸之水。”使曰：“某擢舟深入，见者累百，敢虚给乎！”陆不言，既而倾诸盆，至半，陆遽止之。又以杓扬之，曰：“自此南零者矣。”使蹶然大骇，

驰下曰：“某自南零菴至岸，舟荡覆半，惧其鲜，挹岸水增之。处士之鉴神鉴也！其敢隐焉。”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。李因问陆：“既如是，所经历处之水优劣精可判矣！”陆曰：“楚水第一，晋水最下。”李因命笔口授而次第之：

庐山康王谷水廉水第一，
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，
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，
峡州扇子山下有石，然泄水独清冷状如龟形，俗云“虾蟆口水”第三，
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，
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，
扬子江南零水第七，
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水第八，
唐州柏岩县淮水源第九（淮水亦佳），
庐州龙池山顾水第十，
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十一，
扬州大明寺水第十二，
汉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（水苦），
归州玉虚洞下香溪水第十四，
商州武关西洛水第十五（未尝泥），
吴松江水第十六，
天台水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，
郴州圆泉水第十八，
桐庐岩陵滩水第十九，
雪水第二十（用雪不可太冷）。

此二十水，余尝试之，非系茶之精粗，过此不之知也。夫茶烹于所产处无不佳也。盖水土之宜，离其处，水功其半。然

善烹洁器全其功也。李 诸笥焉。遇有言茶者，即示之。又新刺九江。有客李滂门生刘鲁封言尝见说。余醒然思往岁僧室获是书。因尽篋，书在焉。古人云“ 泻水置瓶中，焉能辩淄渑 ”，此言必不可判也，万古以为信然，盖不疑矣。岂知天下之理未可言至，古人研精固有未尽，强学君子孜孜不懈，岂止思齐而已哉！此言亦有裨于勉，故记之。

述煎茶泉品

夫渭黍汾麻，泉源之异禀；江橘淮枳，土地之或迁。诚物类之有宜。亦臭味之相感也。若乃撝华掇秀，多识草木之名；激浊扬清，能辨淄澠之品。斯固好事之嘉尚，博识之精鉴。自非啸傲尘表，逍遥林下，乐追王 之约，不败陆纳之风，其孰能与于此乎！吴楚山谷间气清地灵，若后颖挺，多孕茶H，为人采拾，大率右于武夷者为白乳，甲于吴兴者为紫笋，产禹穴者以天章显，茂钱塘者以径山稀。至于续庐之岩，云衡之麓，鴉山著于无翕，蒙顶传于岷蜀。角立差胜，毛举实繁。然而天赋尤异，性靡受和，苟制非其妙，烹失于术，虽先雷而羸，未雨而檐。蒸焙以图，造作以经。而泉不香，水不甘，爨之扬之，若淤若滓。予少得温氏所著《茶说》，尝识其水泉之目有二十焉。会西走巴峡，虾蟆窟，北憩芜城，汲蜀岗井。东游故都绝扬子江，留丹阳酌观音泉。过无锡<斗>慧山水，粉枪未旗，苏兰薪桂，且鼎且缶，以饮以卫，莫不淪气涤虑，蠲病析醒，祛鄙吝之生心，招神明而还观。信乎物类之得宜，臭味之所感，幽人之佳尚，前贤之精鉴，不可及已。噫紫华绿英均一草也，清澜素波，均一水也。皆忘情于庶汇，或求伸于知己，不然者丛薄之莽。沟渎之流，亦奚以异哉！游鹿故宫，依恋盛府，一命受职，再期服劳。而虎丘之沸，松江之清。复在

封畛，居然挹注，是尝所得于鸿（渐之）目，二十而七也。昔酈元善于《水经》，而未尝知茶；王肃癖于茗饮，而言不及水。表是二美，吾无愧焉。凡泉品二十，列于右幅。且使尽书神方之四两，遂成奇功。代酒限于七升，无忘真赏，云尔。南阳叶清臣述。（泉品二十见张又新水经）